圆桌讨论：美国“颜色革命”的套路有多深？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2-06-30[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8721&idx=1&sn=d938c94311af1203125dc1e170035f25&chksm=8bb01210bcc79b06cf3a0bb040b0c53ae2caac2f7c04b5d8e418545aa2b8f42f33326a346fb6&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205)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邱文平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

主持人何婕：张维为老师和邱文平老师的演讲，带大家回顾了过去这些年乌克兰是怎样一次一次在美西方的“颜色革命”当中被渗透，被改变。其实我们在分析美西方的“颜色革命”的时候就发现，主要有两手：一手是扶持反对派制造一些冲突，利用现有的一些社会事件把冲突变大等等。还有另外一手就是改变人民的认知，包括改变历史的叙事，改变主流文化的叙事等等，对于乌克兰这个国家来说，美国的这两手为什么能够在乌克兰发挥作用？乌克兰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或者说它有些什么样的软肋，可以让“颜色革命”得逞？

**乌克兰有何“软肋”**

**让“颜色革命”屡试不爽？**

张维为：乌克兰情况是有一点特殊。因为我们过去分析过，在地缘政治中，美国和俄罗斯都非常清楚这个国家是个关键国家，所以是要重点进行渗透的。美西方利用它们当时冷战之后的一种全面的优势，那是“历史终结论”最猖狂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像CNN来乌克兰没有任何阻碍，办独立的网站，办独立的电视台，美国投资的，特别受欢迎。这一来以后几乎是不设防的过程，就完全被西方给洗脑了，然后崇拜西方的一切。结果当然就是我们讲的是“悲剧性的命运”。

邱文平：我们看看乌克兰历史就会发现，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直到苏联时期才成为了一个加盟共和国。之前它不是国家，所以它就一直没有自己非常清晰的民族概念和理念。当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其实根本就无所适从。它不像俄罗斯或波罗的海三国当中的立陶宛，它有自己很悠久的历史传统，乌克兰是没有的。所以说乌克兰人自我建构这种意识形态就非常容易受西方的引导。它一旦被引导成功的话，西方很容易就会引导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成为两个民族，就是解构了俄乌三百年兄弟友谊，这个友谊就没有了。当你没有自己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架构意识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被人洗脑三十年间，就把这些国家陷入这样的一个境地。

张维为：我补充一句，因为它是有一个“建国”概念，然后它一定要重新建构一整套的民族主义的意识。我也提到过，一个是靠“反共”，把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全部丑化，然后民族主义，强调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民族，跟俄罗斯民族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比他们更加伟大等等。靠这两个东西，结果就形成这种建构，更加极端。

邱文平：对的，还有一个，就是坚守独立主权真是非常艰难。你从2004年到2014年可以看出来，其实他们东面的俄罗斯族裔，还有西边的乌克兰人，他其实都有这概念，就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东西国家文明之间的走廊和桥梁，既不要倒向西方，也不要倒向俄罗斯。那么你的独立主权在域外强国的这种强力干涉之下，又没有自己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体系，到最后慢慢就被人所渗透，被人所控制。其实对乌克兰的高层和精英来说，他有些是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国家的独立主权。

**“颜色革命”套路深**

**“精神美国人”作用大**

主持人何婕：两位都提到对于乌克兰这个国家来说它还是有特殊性的，从1991年独立之后，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民族主义的叙事。但它构建的方法是要从原来的体系里头要彻底地脱出来，可能就从一头走向了另外一头，就在这样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过程中，不设防地被西方给渗透了，或者某种程度上即便有防线，那个防线也是非常脆弱，因为属于它自己的自我完全没有建构起来。

刚才我们也说了在进行文化渗透的时候，要改变对于重大历史的说法，但其实这个事儿也不太容易做。但是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就做到了。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比如说“带路党”里外呼应这一点在这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也想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一些深入的解读，就在乌克兰的这个问题方面，它的国内内部的对西方比较向往追崇的那些人，在对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方面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张维为：“颜色革命”它是有套路的，这个套路基本上首先是进行话语渗透，这是比较中长线的，他们会进行很长时间不停地渗透。而且他们有学术界的支持。比方说你要建立“反苏”、“反共”、“反俄”思想，你就开始叙述，比方说是找出几个重要的危机，一个比方说是曾经发生过的大饥荒，乌克兰历史上的，然后说是苏联制度造成的。还有“切尔诺贝利”事件，也说苏联制度造成的。实际上这当中已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说，他们坚持这个都是苏联共产党惹的祸，都是俄罗斯民族惹的祸。他们建构这么一套东西，而且是很有煽动性。然后就是人员的培养，这个关键人物非常重要，前面讲的尤先科还有一大批他们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媒体精英、艺术界的精英等等，商界的精英，被西方洗脑，受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在乌克兰发挥重要的作用。最后到关键时刻，就是抓住它的最薄弱的环节，然后一到关键的时刻就里应外合形成一场他们叫“革命”，在革命里边，他们有一整套的方法，从暗号到怎么利用电视台，怎么传播，怎么博得人家同情，遇到警察干预怎么对付，他们有一整套东西。

主持人何婕：我们以前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节目来观察“颜色革命”，我们开过玩笑说他们有一套“工作手册”。“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美国西方的这种“操作手册”之外，它跟发生地的整个经济状况，社会稳定状况是不是也有密切关联？

张维为：是的，如果经济情况好，煽动“颜色革命”就困难。因为大部分老百姓确实关心日常的生活。实际上你看“阿拉伯之春”，当时是和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有关，美元泛滥，然后突然美元又收紧，结果造成物价的上涨，这个就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主持人何婕：除了面对经济方面的压力，恐怕你看地区、族群、民族还有宗教、历史、文化等等这些可能也都全部纠缠在一起，给“颜色革命”也提供了一定的土壤。

邱文平：是这样子的，刚刚我们讲的，美西方为什么在世界具有这么强大的地位？其实我觉得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第一点就是它有钱了，它掠夺全世界来构建它的财富体系，实际上就为它的所谓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做了背书。但是我们其实要看到美西方它们从基督教角度来说，它们把教会和信众比成“羊和牧羊人”。教会是“牧羊人”，信众是“羊”。其实美西方，还有基督教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它非常有清晰的对比，它将自己当成牧羊人，把其它的国家当成羊了。牧羊人养羊干什么？牧羊人养羊是为了吃的。所以说今天的话你看看美西方对乌克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还有使用周边的小国来围攻俄罗斯，其实就是把它们作为炮灰来牺牲的。这种牺牲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看看你自己是否有坚定的国家主权和毫不动摇的文明和制度自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小国，它非常有气节的，像伊朗，还有古巴和朝鲜。它虽然很小，但是它非常具有气节。这是对国家主权和自己的文明制度的自信。

**“颜色革命”下的乌克兰青年**

**认知有何变化？**

主持人何婕：邱老师刚才说到几点，要有坚定的国家主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种文明自信。可能这个对于不少国家来说，这确实都是一个放在面前的难题，可能对乌克兰来讲，这么多年一轮又一轮的“颜色革命”，认知的分裂，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们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也分析一下，从目前乌克兰的局势，年轻人的整个认知的状态，它未来会走向何方？

张维为：我自己去乌克兰当时已经是2006年，当时我印象就是年轻人都是亲西方的，当时我是就在基辅一个城市里做调研，不够全面。另外为什么我对乌克兰的民主质量评价非常之低呢？我就看到全是学西方的一些我叫“游戏民主”。我这个调研有一个人，他说我现在是开了一个公司，我的公司做什么事情，就是给我们的乌克兰议会的议员，从议长、副议长到议员教他们怎么打扮，怎么拍照，做什么手势，整个的一整套的行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这完全就是西方一整套的东西，他们从那学来，然后在那变成相当不错的产业。他靠这个不叫风生水起，但是日子过得还不错。就这种东西，雕虫小技，就是我们中国讲治国一定要首先是“道”，然后才是“术”。他这个“道”已经没有了，就是跟着西方走，结果就是上了大当。

那么年轻人，我觉得西方大量的文化元素，特别是前面邱老师也讲到的自己这个民族本身的自信心不强的时候，民族传统还没有建构完成的时候，话语还没有建构完成的时候，他容易被西方洗脑。而且西方利用他当时的整个在世界的地位，就是包括大量资金投入，大量的NGO非政府组织，这个结果就产生这样效果，影响了一代人。

主持人何婕：对，我们在观察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时候反复强调，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极为重要的就是要珍惜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守牢自己内心要坚守的东西。乌克兰有它的特殊性，它急于要建构自己的东西，而建构的方法就是要否定原有的一切。结果反而走向了反面。但特别遗憾地看到，乌克兰在靠近西方的过程中，在被西方“颜色革命”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受影响，而这些年轻人其实现在都是国家的中坚力量。但对他们来讲，乌克兰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来构建自己的主流的叙事，恐怕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好，我们接下来再开放云上的讨论，我们的第一位观众已经在线上了。您好，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

**俄乌冲突后**

**美国是否会主动挑起**

**中美冲突？**

匡向东：三位老师好，我叫匡向东，我是一名公司职员。我觉得美国的终极目标是要挑起美西阵营与中俄之间的新冷战。那么无论俄乌冲突最终以何种方式结束，美国下一步都非常有可能要引爆中国周边的冲突点。我们有没有办法避免冲突爆发？如果没有，我们如何应对才能化危为机？谢谢。

张维为：我在这个节目中曾经讲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美国是个纸老虎，对纸老虎一定要展示充分的实力。所以我跟美国学者交流，我经常提醒他们，我说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没有打过仗，但是中国和美国打过朝鲜战争。我们谁都知道美国是输掉的。北约东扩是五次，俄罗斯居然“接受”了，当然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第六次北约要东扩的时候，俄罗斯就开战了。我说中国我们一次都不允许，明确告诉他。今天中国有这个实力，是美国更加心虚。它拉拢这么多人实际上没有用的，中国和周边的国家都是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投资伙伴。除了日本这样的国家还想跟着美国跑，多数国家是不会跟美国走的。美国倒要担心的是它自己现在“后院”在造反。拉美国家原来绝对是美国的“后院”，现在二十多个国家在骂美国。在南美，美国现在害怕最大的对手就是中国，因为中国跟南美的贸易额早就超过美国了，投资额也超过美国了。所以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硬实力不一样了。国际观里边有个叫“结盟的理论”，你的所谓盟友越多，结果战斗力往往越弱，因为你要统合起来一起打仗太难了。中国叫“文明型国家”，上面是党的领导，然后有高度的组织能力，高度的整合能力，西方没法比，所以根本不用害怕。

邱文平：对。其实美国针对中国，我不认为它是个坏事。因为我们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历朝历代一般来说它不是亡于外敌，主要是自己本身出了严重的问题。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美国这样一个强敌，它在不断地寻找你的漏洞。我们倒过来看它攻击我们的东西，我们是否是有自己的问题，这样可以修正我们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向。对于美国是否接下来以战争或者更加剧烈的形式对付中国，我们中央政府也说过，大致的说法：有个两手准备的，要谈欢迎，要打奉陪。

刚张老师说了朝鲜战争，美帝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被打没了，所以近几十年来它才会有这个劲头。因为我是个资深的军迷，所以我非常关注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我们003型航母下水，还有大批的新装备入列，还有我们中国的无人机其实是独步天下的。这种“能战方能止战”的心态，我们中国人是有的。所以你是否敢战略冒险，那你是在赌自己的国运。所以我认为时间是在中国一面，美国的软硬实力的崩溃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快。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已经给我们示范了怎么样应对，你“预则立，不预则废”。刘伯承元帅就讲过“五行不定，输个干净”。所以说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这位观众的提问，好，我们接下来请出下一位观众。

**正常文化交流如何避免**

**“颜色革命”陷阱？**

田与时：三位老师好，我叫田与时，是西北民族大学英语专业的一名本科生。我想问的问题是，“颜色革命”来源于外国文化的输入，但当今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交往又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如何在抵制“颜色革命”的基础上开展正常的文化交流呢？谢谢。

张维为：实际上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从改革开放以来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过去碰到美国学者，他们对我们孔子学院感到很紧张，特别一些研究政治的学者说“你们要渗透我们”。我说：“我们是比你们不知开放多少倍了，你看看我们大学教材很多都直接用英文的”，现在证明我们恐怕也是开放得过度了一点。西方（国家）它们倒是非常谨慎的。但总体上我老说的，文化交流要大大地拓展，一点都不用担心，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他们非常自信。我老讲“一出国就爱国”，这话我讲了十来年了。我做过一个小小的研究的，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出去交流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所以我觉得不用担心的。

相反我觉得在国际化的交流当中形成的文化自信，那才是真正的自信。我们自己就走了一百多个国家之后，才形成了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这个自信来自于文化交流，实事求是来进行比较，然后就产生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平视”，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现在年轻人出去，这个比例只会高不会低，所以我是非常赞成交流的。

主持人何婕：事实上我觉得交流一定不能中断，这种交流非常重要。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像这位同学担心，交流多了会不会被渗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自我的认知一定要坚定，你不能光交流就把自己给忘了，把自己这片土地上的东西给忘了。

邱文平：对的。世界上各大文明所产生的科技、音乐、美术、艺术还有文化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去排斥这个东西呢？所以说真正的世界大国气度是要雍容大度的，一切好的东西都需要我们学习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有一句话叫“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目标，我们其实不是跟你去攀比，我们是跟自己的发展进度去比。

张维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文化的包容和自信。你看我们国内有多少交响乐团，用的是全部的西洋的乐器对不对？然后演奏得如此之好，我有一次陪外国友人看我们交响乐团的演出，他们震撼了，说你们可以把我们乐器玩得这么好，而且演奏的很多是中国的作品，《梁山伯祝英台》等等，简直是出神入化。你仔细读《邓小平文选》，他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姿态就是：第一，外国好的（东西）我都要学；第二，一开始学时就要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第三，同时还要考虑怎么超越他们。这就是中国人厉害的地方。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两位嘉宾的观点，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的提问，我们接下来请第三位观众吧。

**美西方煽动“颜色革命”**

**会不会反噬自身？**

乔琛：三位老师好，我叫乔琛，是一名来自苏州大学的研究生。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美西方利用“颜色革命”，近些年搞乱它国，最终会不会反噬自身，像美国“国会山暴乱”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再次发生呢？谢谢。

张维为：现在实际上是美国很多主流媒体、主流的学者，在谈论也许两年之后情况会比“国会山事件”还要严重。因为这次有个积累，现在拜登的支持率非常低。如果到时候选举是特朗普或者和他一样的人，特朗普没有胜选的话，到时候很可能会出现类似事件，美国自己的评论员他们认认真真在讨论这个话题，怎么防止国家的分裂。

你讲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真这样的。因为现在一个是社交媒体的卷入，一个是金钱的卷入。这个卷入之后，西方民主模式真的是越玩越糟糕。所以总体来说，美国，我个人认为包括这次俄乌冲突之后，如果乌克兰现在变成不是俄罗斯的“阿富汗”，而是美国的“阿富汗”。你看好了，美国走衰的速度还要快。

邱文平：对的，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所以美国人现在正在这条“作死”的道路上狂奔，它对全世界各种凌霸、帝国主义，大家其实看得很清楚，所以说觉醒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多了，不仅是东南亚，还有拉美国家，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形象是越来越明显。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美国其实和以色列是很像的，它们两个都像“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来克星敦枪声”，它是反对大英帝国对于殖民地人民的这种压制、压迫和剥削而爆发的，今天美国反而背弃了自己的初心，变成了大英帝国的翻版。这种掠夺和压迫为主的帝国它终将灭亡，无一例外。从历史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美国当年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你是否将自己对人类的这种宣言当回事？今天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源自于它们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一种劣根性，从大英帝国到美帝国主义，它们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争霸的道路，走上了压迫和迫害其它民族的道路。

如果当它走了下坡路之后，美国人的一个麻烦是什么呢？他们所谓的“美国梦”所缔造的“美国人”的概念，在种族主义大爆发之下的话，它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这种分裂会非常有可能导致一种癫狂的内战形式。还有更重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美国它的历史上是没有失败的历史。英国、德国、俄罗斯，然后西班牙、阿拉伯全部都有帝国崩溃的经历。你是否成功是看你在落魄、在你面临困境的时候的表现，而不是看你在全盛时候的表现，而美国没有艰辛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它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回答，也谢谢这位观众的提问，谢谢您。

乔琛：谢谢三位老师。

**美国还能在全球继续搞**

**“颜色革命”吗？**

主持人何婕：好，今天我们是着重来看“颜色革命”对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比较深度的影响。我想听两位做一个分析，就是美国“颜色革命”的这种做法，它在其它国家也好，其它地区也好，它还有没有操作的空间？

张维为：有。不光是像对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它会继续做这个事情。对很多关键地区，关键的国家它也会做。因为美国有个“深层国家”，“深层国家”就专门干这个事情，它还有一个庞大的队伍、机器、资金、资源专门做这个事情。背后是华尔街军火工业集团的支持，一定会继续做的。而且它有时候成本会非常低。因为世界上像中国、俄罗斯这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不是很多。有很多国家的主权没有这么坚强，没有这么强大，这很容易被他们渗透。另外就是因为西方的媒体至少到现在为止，在世界上影响还比较大。有时候它造一个谣，一个小国的政府可能就要被颠覆了，在非洲往往就这样。但同时确实是，你看这次拉美为什么二十多个国家在美国的“后院”敢于和美国抗争，就说明这些小国它也不害怕了。

邱文平：而且以我个人角度看的话，“颜色革命”体系是美国控制全世界的一个殖民主义体系的集大成者。你看看日韩就知道了。日本首相在美国总统面前奴颜卑膝，连这种超级的经济大国在美国面前都是一种“奴仆”的样子，其实这就是它控制世界的手段，它绝不会放弃这一点的。因为刚刚张老师也说这个东西代价其实蛮小，你只要把人洗了脑，他自动会跟着你走。就像我刚才讲的“牧羊人和羊”的问题，他如果“牧”的好的话，这个“羊”会自动跟着你到“屠宰场”去的。还有比这成本更低的东西吗？所以说在第三世界，美国更是主要用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它必然的方向。

主持人何婕：好，我想“颜色革命”对一个国家最大的伤害，就在于摧毁人民的认知，摧毁这个国家共有的、原有的一种共识。而且让这个国家没有办法在一定的时间内再重建属于自己的一种叙事和共识，这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致命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深刻地认识这一点。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

（本节目播出于2022年6月27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